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清)潘耒撰

救狂疏語

(清)余賓碩撰

金陵覽古

(清)陳孚益撰

餘生記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

鳳山書庫藏印·精裝叢書·故叢叢刊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救狂砭語

(清) 潘耒

金陵隨古

(清) 余賓碩

餘生記略

(清) 陳孚共

上海古籍出版社



940345



封面題字 呂貞白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救狂砭語

金陵覽古

餘生紀略

〔清〕潘耒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2.625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8600

統一書號：10186·394 定價：1.35元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必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有用的好書。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面前，也會「如人寶山，空手而回」。我本來是學問淺陋、知識貧乏的一個人，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傅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爲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續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人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以之易米，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翦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大江南北探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將來擬編成一本《瓜蒂庵藏明清野史筆記書目》及《漢魏以來碑石碑刻簿錄》。

人貴自知。我的目錄版本之學，是很不高明的，又喜歡自誇，每得到一種白以爲銘心之品，就請我的好友趙萬里、向達諸同志來替我審查和鑑別。如我所藏內閣大庫中的南宋刻袖珍本《宋名臣言行錄》、清雍正間刻本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趙君說：「這些書都應歸諸公家，不得爲私人所有」。我就馬上轉讓給國家圖書館了。又如日本刻本的《大唐西域記》、知服齋刻本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等書，因爲向覺明兄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故使物歸其所。同時他們也提供給我不少的資料，尤其是路工同志餽讓我明崇禎間刻本《玉塵新談四種》是當代的孤本；清宋起鳳著《稗說》是講北京明代內廷掌故的稿本；故友蕭菊君（璠）先生贈送我清潘耒著《救狂

砭語》，談廣州長壽寺主持釋大汕為清初三藩私自與越南交通貿易之事，為潘耒《遂初堂集》未收，極為罕見；故友陳乃乾先生題贈的清程穆衡《燕程日記》為僅存的抄本；知友黃永年同志送給我桐西漫士《聽雨閒談》，記北京掌故及工藝美術，皆成爲瓜蒂庵中敝帚自珍之物。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笥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爲《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爲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救狂語

10

11

12

救狂砭語序

楚之南有狂泉。其泉在道旁。色碧而味甘。渴者易於飲。飲之使人狂。醒不能自已。其不飲者固不狂。然不狂者以狂者爲狂。狂者亦以不狂者爲狂。有智人過

之。怪其如此。察其狂之故在泉。非惟一勺不飲。且大聲疾呼。戒其土之人勿飲。未已也。立表於途。告外來之人勿誤飲。未已也。亟求解狂之藥。以飲狂者。令其得甦。仍將療狂之方。徧書廣刻。

以施於人。猶未已也。必思滌其
泉之源。除其泉之毒。令化爲不
狂之泉。飲者皆無害。而後智人
之慈願始滿。或告之曰。彼飲者
衆矣。而子甚孤。設或共發其狂
性。羣騁其狂力。以與子角。且奈

何曰。狂性有時而歇。狂力有時而盡。醉者醉中與人搏得吐而醒。夢者夢中與人爭失聲而覺。是亦止狂之一機也。益彼未必損我。又何患焉。余遊嶺南所見有類於是。不得已而有言。積成

一編命曰救狂砭語。輒梓行之。
以正於天下之不狂者。

康熙己卯重陽後三日東吳止
止居士潘耒書於羊城寓舍



救狂砭語目次

與長壽石濂書

與梁藥亭庶常書

天王碑考

別錄

御製五燈全書序

附讀序一則

鼓山辨謬初刻

鼓山與童求書

鼓山辨謬二刻

書後一則

覺浪禪師塔銘節略

書後一則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與長壽院主石濂書

某月日潘耒再拜致書於長壽方丈座下耒儒門中人
也而喜與禪客往還年來徧遊名山笠屨所至尤多方
外之友見水邊林下有一人半人稱揚贊歎常如弗及
十年前曾客羊城聞座下聲望赫然值駕北行未獲相
見今者再至因同岑師有札奉候故特過訪隨蒙枉答
略聆緒論不能無疑及讀種種新著其疑愈甚蓄而不
言則非道義相與之雅言之又更僕不能盡故敢具書
以聞惟平心聽之夫著書非一家之言將公之天下萬
世者也誠不可一字影響來人指摘况紀事之書尤宜

實不宜虛尊著海外紀事首簡云甲戌之春余將有事北征應上人名也未審上人者謂

朝廷耶則從未聞有

特旨宣召座下之事謂諸王大臣耶則不宜頂格擡寫世稱衲子曰上人餘則吏胥於官長臧獲於主人或有此稱未聞禪流以此稱朝貴也樞衣問道古今盛事若天子若王公若將相何妨直舉其人而乃隱約其語含糊其辭使人置疑於或有或無之間乎又云商之當事婉轉辭之未召而何從辭暫假南來無職而安用假中土事共見共聞尚述之不真海外事不見不聞者其何

以取信乎所不解者一也座下所至之國卽安南所分
其主阮姓上世廣州人仕安南守此土遂據而有之據
尊者云國土總是一山曲折起伏於巨洋中依山傍海
而爲都邑度安南之地不過中國一省阮氏所有又安
南一隅之地偏處洲島間截長補狹不過中國一大府
未修職貢未受封爵而輒稱大越國王僭妄孰甚在昔
尉佗全有嶺南之地止稱南越錢鏐兼并浙東西止稱
吳越而彼何得妄稱大越昔稱大漢大唐今稱大清乃
天朝大一統之稱何得於彼亦稱大越縱彼夜郎自大
或有此稱而吾人著書目當斟酌春秋時吳楚之君俱

通志卷之二
二
僭稱王而聖人止書之曰子就使隨時從俗只稱越國
主足矣而啓稱大王詩稱大君甚至有內聖外王堯典
禹謨之語居然以頌揚

朝廷者頌揚之其所署官屬僭稱大學士左丞相右大
尉等一一崇奉之如中朝元老此在大槐樹下長鬚國
中一任寐語座下旣還中土猶然將此孟浪之詞廣刻
流布獨不畏人指摘耶據云勸令請封正其名號是將
正其大越國王之名耶安南古稱交州本中國地明宣
德間乃棄之今其王入貢乃

天朝之陪臣阮氏乃安南支郡又陪臣之微者在中國

不過一土司一長官耳聞彼主所居稱府出入止用四人肩輿二雨傘文書止硃批無印璽用安南年號其主自稱安南國主國人稱之曰主稱諸外方人曰吾國主外方人稱之曰德主是彼未嘗肆然稱王稱大越也而座下乃欲以此名請封名不正而言不順誰敢爲之奏聞就使奏聞必不聽許就使聽許而指大於股駕出安南之上安南必不樂聞亦非彼之利座下誠納忠於彼宜抑其僭而更教之僭宜弭其釁而更開其釁欲益之而反損之所不解者二也神通之說佛家有之而非所重賓頭盧偶一現通被佛呵禁然所謂通者天眼天耳

他心宿命乃戒定薰修自然感得非道家方術之謂也
座下在廣州出賣風雲雷雨居然登壇祈禱一驗一不
驗既爲廣人所笑何復以此誇於海外耶張天師所到
懸牌云諸神免禮封王之使人海以齋

御勅亦或書龍王免朝座下禪師也彷彿道流則誕擬天
師則僭符水乃羽流至下之術既爲善知識而動稱書
符幾徧非邪魔外道耶至言結茅華山曾遇異人秘授
精五行衍遁之法授之彼國東朝侯父子尤可駭異奇
門遁甲關係兵機據座下云能奪造化之權轉生殺之
用則其術亦神矣乃不以傳之中朝正人而傳之外國

用事者不大干法禁乎然料座下亦未必真通其術不
過自詡多能詐現神通耳試問座下能如羅什之吞針
一合乎能如圖澄之放光照夜乎能如封干之騎虎游
行乎能如懶瓚之履石自動乎既皆不能而徒以觀梅
射覆偶中矜奇且言祭煉日時尅配虔數則與宋方旦
於二眉山中煉六丁六甲一類正所謂左道惑衆
聖朝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座下自許辨魔揀異而
先自着魔又將謹辨所不解者三也彼國迎請原爲傳
戒爲戒師者自須戒律精嚴方可爲模爲範座下於妄
語飲酒自贊毀他諸根本戒未能無犯一旦應請爲國

主師當生慙愧於諸供養務從澹泊於諸錢財無所貪戀於諸言語務爲真實於諸徒衆嚴加檢束庶足生彼敬信今座下皆反此令人有跛脚法師說得行不得之譏至於戒酒過一篇言我瞿曇戒飲酒而於藥蜜醍醐釋子亦得少飲以培養其精神調和其血氣孔子飲酒無量不及亂瞿曇戒而飲孔聖不戒而飲不妨以我飲酒不以酒困我是明許學人以飲酒矣梵網經云酒生過失無量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者五百世無手戒之如此其嚴唯比丘病劇須酒和藥者得白衆暫用少許何容假此開人方便耶素知座下有不醉之量與王紫

詮太守轟飲達旦以爲佳話在座下自謂過量大人事
事無碍手把猪頭口誦淨戒無所不可而豈可以此教
初心之士無怪乎隨杖之衆蕩檢踰閑所犯有不止於
酒者令彼國人欲殺欲割是非師長之咎歟若夫彼國
迎請有禮贄見有禮設齋有禮傳戒有禮餞送有禮舉
國之貴戚官僚與夫僧俗戒子莫不有禮所得鉅萬亦
云厚矣何瀕行復以高麗寺因緣愆怒彼主令其認長
壽殿工彼旣許五千金不爲少矣又作緣疏遍募國中
金寶滿船而歸可以止矣何又販賤賣貴逐什一而操
奇贏洋船往來如織將種種干禁之物餽遺彼主邀求

厚報致彼主實應且憎有只說俗人愛錢善知識亦愛錢之語抑何不知止足貪求無厭如是耶海禁素嚴今雖暫開而私通外洋闕出禁物終非美事縱無禍患而以堂頭爲賈豎之事亦恐有玷門風所不解者四也紀事一書無非誇已才略之長文辭之富福報之隆自讚亦云至矣卷首復假彼國主一序以讚所未讚彼國與我言語不通文字不類詩詞四六皆閩廣作客者爲之所謂狀元者明曆數之人而已其生冲年閱我土書札須點斷乃能讀豈辦作文彼中人捉刀亦無此明順其爲座下自作或座下幕客代作無疑而立言殊未得體

至稱秦得百里奚云云以座下之才略固不啻百里由
余然亡國之虞蠻貊之戎楚其可以此

天朝耶尤可駭者序後圖章竟稱曹洞正宗三十世曩
聞座下付法與彼主未之敢信觀此則實有其事矣續
佛慧命何等大事寧可將身入地獄不將佛法當人情
彼主年僅二十二三生長富貴而能不昧夙因崇信三
寶求受大戒斯爲可嘉然不過初發心人信向有分於
宗乘中事懵然不知就使有意研窮爲座下者亦唯教
之如何參究如何提撕則已矣何乃遽加付囑收爲法
嗣豈真上上利根一聞千悟耶如有機緣何以不載如

無機緣何從印可

先皇帝禮玉林木陳二老人爲師朝暮請確有悟入而二老不敢輕爲印證欲令法道嚴重故也座下遇一番國主輒以冬瓜印子印之苟貪謝法之資不顧諸方訕笑然則座下記蒞之流槩可知矣彼國一段好心敬佛敬僧今却徹底逗漏令其笑中國所謂佛法者不過如此而已慢佛慢僧必自此始好一國主被長壽教壞甚至題其殿曰覺王內院與之號曰天縱道人題之聯曰十身調御應現人王豈真悉達出世耶彌勒下生耶所不解者五也尊者證僞略錄摘五燈會元之誤二十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餘條一一斥爲偽造悖謬宋時僧史本有傳燈廣燈續
燈聯燈普燈五書大川禪師芟繁就簡纂爲五燈會元
一書今惟傳燈續燈尚存廣聯普三燈不傳是此三燈
所載之人與機語獨賴會元而傳其功亦大矣前人之
書後人採輯必有異同司馬遷本左傳國策國語以成
史記然史記與左國多所抵牾班固本史記以成漢書
然漢書與史記亦多出入蓋各有所據而然今乃摘會
元中與傳燈字句稍不合者卽斥爲偽造悖謬是據左
國以斥史記之偽造據史記以斥漢書之悖謬也夫豈
通人之論乎前人之書未必盡是後人之書未必盡非

傳燈錄中一人而旣嗣此復嗣彼一傳而一見再見如覺範所指摘者班班具在安見傳燈皆是而會元皆非耶卽如藥山傳馬祖云云此本於唐伸所撰藥山碑碑中明言南岳有遷江西有寂中岳有洪寂以大乘法聞四方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乃贊美云云碑載唐文粹豈僞造悖謬耶舉一如此例餘可知原貶駁之意不過以天皇悟下小註載丘符二碑及張無盡之說證別有天王悟爲雲門法眼二宗之祖則南岳下出四宗青原下止出一宗故遷怒於全書吹毛索瘢不遺餘力耳然多